孫淵如先生全集

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

隸續所載三字石經盖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于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于祕府亡于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見于水經注淳旣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尚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從洛陽石經于鄴都多沒于水隋開皇時又從于長安以亂廢爲柱礎但有傳拓之本存于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尚書

九卷五卷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即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于九成宮祕書監武后時移于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顯德中嗣太子傅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即用此諸本郭忠恕取以入汗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四聲韻增多之字無殊絶者宋金之亂中原淪喪經石既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刻俱不存焉惟餘隸續所載傳寫亦稀嘗本三體石經之學于是幾絶于世矣今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及經傳者不少如余作畬可証許氏余从舍省丑爲𠬝可証許氏丑象手形暬作𢉖及暬可証漢書

引不敢僭上帝命黃爲歲可証漢律苛爲止句之變體盧作旅可証新附弦弓之俗字丕以鏈庶字爲菖潭水字爲朝冐爲歷婼爲若殼爲穀筍爲郇又可知古文假借之義或今字說文所識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尋繹字書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釋頗多譌舛至釋㠯爲副釋彊爲僵如秋字作物游字作㫃幾不知所从蘇氏又以尚書春秋左氏錯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昔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常恐斯經將絕韓愈見李服之所得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令賀拔恕寫留其本蒙雖不敏夙究篆籀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証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竊附古人好古著述之志

方冀河陽關中經石後世復出人間盍以擴其聞見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辯之不復贅述云

禹厮二渠考序

二渠者何大河與漯川也河曷言渠成皐今汜水大伾所在已北禹所厮故曰渠漯曷言渠江淮河濟爲四瀆非人力漯則禹所治始自東武陽今朝城以達於海卽大淸河自利津入海故亦曰渠班氏地里志獨於漯稱禹治是也九河見於經二渠見於史且河漯之名俱見於禹貢矣史遷見古文書引夏書及二渠之說是卽益稷謨佚文也謂二渠爲北瀆及漯川者孟康之言近古當得其實禹河自大名已北東光已南合淸河卽洪水今衛河東光已北合漳水至章武今天津入海故班氏稱爲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東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河故瀆也鄭氏注尚書以屯氏河爲河故道何故瀆復出爲屯氏河卽今俗稱老黃河支流亦北合於漳故水經注云衡漳舊道與屯

氏相亂自此已北皆禹迹也李吉甫以屯氏為永濟渠即今衛河矣曷以知河從平原高唐之間也孔子自衛將適趙臨河而返謂之鳴犢口今高唐州西境在河徙之後州境得有河也高唐西北為趙境或疑之考春秋傳齊威王使肹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則知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賈讓之言不誣也何以言漢武復禹舊迹漢武築金隄塞瓠子導河北行漯川亦通終漢之世河患以少河合淇漳以入海即禹迹也漳為禹迹何漳水過祭陌有河伯娶婦之事故知漳即河也後人錙銖尺寸而較之豈得謂之通知地理者歟史遷据古文班氏見周地圖所言不可誣也漯首受河自朝城後人謂漯始黎陽宿胥口誤以濟瀆當之也漯何以不見於後世也大清河則漯川小清河則濟水濟水絕於章邱之北漯川絕於濟陽以東俗稱從䟦河即

漯川也東漢北魏河瀆何所行行漯川之北出入今馬頰徒駭之間也唐時河患亦少以有漯川且北流也宋時南北分流不用導河入漳之議而回河使東無復禹迹河患自此多矣今河北流禹迹乎會通河以西合濟瀆以東合大清河大清河自濟陽以西爲濟瀆以東爲漯川河行二渠之一謂之禹迹可也治之柰何馬頰徒駭北達於海西屬於會通河深浚而利導之疏小清河通於大清河以復濟瀆故道而殺河勢濱州滄州之間胡蘇鉤盤鬲津諸河竝有形迹次第可治漢時議者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御史韓牧以爲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今疏馬頰諸河故道奚啻四五下尾合爲逆河會於淇漳則二渠之故道盡復也河不復南運道傷乎曰無傷也河至臨邑謂之四瀆津酈道元言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

四瀆之稱又言吳王掘溝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於濟是河漯沂濟自古相通益以汶流用之濟運不減黃淮交會之口也余氏闕亦言河北徙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且夫濬齊桓已塞之河復大禹二渠九河之迹神功也河名大清首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　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利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泗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足資東方工用賑恤量移民居而有餘致數十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大機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惟　聖人灑沈澹災能與天地參也

荆樹山房詩集序

嘉慶四年冬十月同年生鎭洋田明府以其六世從祖斗岳先生六世祖雲岳先生詩文屬敘於予且屬編定越歲始報命斗岳先生名嶠有孝行不仕事載方志雲岳先生名我明萬歷間由舉人歷官平鄉與安兩縣令齊魯稱二田先生兄弟甚友愛負文名築荆樹山房於鉅野城西南四十里讀書其中斗岳先生詩文集二卷自編御李集明福集遊燕集各一卷雲岳先生詩文集二卷兩先生著述故不止是因毀於火亦稱燼餘稿皆明府所輯錄云兩先生當明之末造汲汲以勵厲風俗激揚士氣爲己任故其文多表彰孝友貞烈頌美當道經世實政之作讀之使人親親善善之志斐然感發於數百年後誠得詩人興觀羣怨之旨是時兗濟間民有惑於白蓮教者以彌勒出世相

扇動數萬人攻掠鄆城鉅野間官兵不能制兩先生率家屬行間爲縣令趙某區畫守城聚餉募鄉勇詰奸宄諸方畧賊來有備斬獲甚衆鉅野城以保全而鄆城遂破然則兩先生之才猷智畧又豈以僅詩文以自見於時者且讀兩先生之文知其以道覺民之苦心欲消患於未萌斗岳先生之作三教堂碑也曰或欲以般若清淨亂聖經吾不知其於南面之治何若又曰世有孔子必能用二氏又他文曰儒而禪語得毋信道不篤乎雲岳先生亦云我東土素沐聖澤亦且惑於佛事云云可以知兩先生之學之純傳曰經正則庶民興搢紳者鄉閭所矜式使明之士夫盡如兩先生之闢異學尊聖經造次必於儒庶民不見異而遷不知有所謂彌勒者何至有白蓮教爲一方之患使兩先生以爲人區畫者得自爲政以籌攻守之策則其時雖有弄

兵潢池者不足為患以此知明之不能用兩先生使僅以詩文自見尤可惜矣斗岳先生詩雄奇之氣得於杜子美雲岳先生清遠之致又如劉長卿至兩先生之選詞博贍屬對工麗俱擅溫李之能事卽以詩文自見亦足名一代也鎮洋明府能承清白之訓厲操行肅吏治浸浸乎有移風易俗之政其抱負非可以科名文學盡者今 天子詔舉廉吏有實蹟者西南兵事以次告捷行見明府之文之行無媿兩先生而遇且過之異時撰述之傳裒為家集如坡仙欒城之有斜川尤一時盛事也嘉慶四年某月日書

隨園隨筆序

簡齋先生裒集生平所閱經史百家疑義異義爲隨園隨筆十五卷既卒之兩載其子通及遲攜以質之星衍尋覽終卷竊服前輩之勤學好古不可及也始星衍以詩謁先生先生亟賞譽之以爲天下清才多奇才少錄其存者入倦衍集中已而見星衍爲訓詁聲音之學又寓書責其好考据以爲才不奇矣先是星衍亦有詩投先生云我媿千秋無第一避公詩筆去研經又復書以爲懼世之聰明自用之士誤信先生之言不求根柢之學也然先生棄官山居五十年實未嘗一日廢書手評各史籍字迹歷歷猶在則亦未嘗不時時考据世之以澆薄輕艷詩托言師法隨園者非善學先生者也顧先生欿然嘗恐所言之或有舛誤故竟其生不以此書付梓實則著書當觀大體又思其

命意所在古人千慮亦有一失如馬融以今文泰誓爲僞盧植疑王制爲漢文博士之作他如賈孔疏義呂顧字書謬誤輒數十百條近世說部如困學記聞日知錄最佳王氏之誤先生書中亦言之顧氏則不知以父不祭子爲餕餘又多誤駁說文有本之說而皆不失爲儒林邃學先生之書雖有小疵何病焉昔先生嘗舉麟皮鼓郊天及鑿尸類飯唅以問時未及荅及檢漢書王莽傳冠麟韋之弁李奇注謂鹿皮冠說文謂麟爲大牝鹿與麒麐字異知是鹿皮鼓耳雜記鑿巾以飯注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是鑿類乃鑿巾耳惜不及告先生聊書此慰挂劍之恨先生始爲邉項令繼以才名傾動當路而未嘗先謁人生平不信陰陽術數宋人談理語及釋氏之教以爲依佛者且求福於無形況其有形者乎故其書言信時

曰小數者無不破敗又言鬼神生於人心皆合于聖人知不惑
勇不懼之義又言宋學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彼
法也凡所言皆非尋章摘句之儒所能幾及者豈非曠世之才
必有過人之識與

洪筠軒文鈔序

臨海洪氏兄弟多才俊先是有坤煊者以諸生負文名朱官傅石君師視學時生擬成公綏嘯賦實異之拔爲選士至都館於家以壬子科得第不永年而卒其弟曰頤煊震煊頤煊字筠軒震煊字樹堂最好學亦爲石君師所識拔阮雲臺中丞纂記稱臨海兩生精研經訓或過齋文風侍郎者也予主講浙中與中丞及王蘭泉少寇以古學課詁經精舍諸生見兩洪生撰著古書尤多越數年而筠軒亦貢成均授經於藁城以所刊文鈔見寄閱其文多証明經史之作與世之浮華佻巧學無所得者殊乎嘗惜鄭康成六藝論不傳欲輯十七史志議禮之文及天文地理異同之說合之漢魏六朝人文之足證佐經學者爲一集題曰六藝通論未及成書而世人方見予問字堂集有皆以爲

不合唐宋八家體格者盡明季以來以八比課士其選唐宋人
文集多取近於時文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不知古人當日亦
自行胸懷隨其學之所得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嵇康與山巨源
絕交書率意成文不肯修飾邊幅亦如眞英雄之視井底蛙耳
八家中韓退之學識最高無背聖哲之論柳子厚則多出入所
見僻陋畧如其人歐陽永叔不惑二氏之學持論甚正然譏議
不合於經蘇子瞻經學典禮甚疎其文實天下之才也予嘗恨
學不深苦文不逮意每與筠軒諸人同志者言之又不肯爲遺
經無益之言今觀筠軒所作先得我心宜其兄弟見賞於石君
芸臺兩先生筠軒進猶未也近館於安德平津館與予商撰尚
書今古文義疏及校訂古書將爲五經異義補證椒堂從邢楚
帆學使游亦將以夏小正注疏寄予刊刻而予早衰輒有假年

學易之歎倘因仕學餘閒搜古書銷永日有所成就以遂闡揚
古學之志固宿昔之願否則幸同志者繼成其事無一字背先
聖之言無一言爲欺世之學筠軒兄弟其人也嘉慶十一年六
月七日撰於安徳使署孫星衍

太白陰經跋

此本太白陰經十卷前有序題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譔卷數與中興書目唐宋藝文志符合驗是前明人手錄本予在翰林時與校祕閣書錄出一本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後失卷八分野風角鳥情之文及卷九遁甲等篇卷十元女式等篇曾以茅元儀武備志中所引校增僅補卷一所缺二篇及諸陳圖並缺文數處及得此本十卷乃爲完備然此本亦有不及內本者卷八雜占之文較省十之四五恐爲抄錄者節刪或當時用之軍中各有簡錄本不同耶陳圖亦與茅本各别不知茅据何本書中稱經曰大卒用太公陰符司馬法諸文爲宋人刪去其文猶見此書者故義蘊宏深往往有韻必非唐人之語筌釋經文卽命其書爲經亦殊僭也遁甲

之術近世惟傳宋人符應經得此知五將三門古法已爲唐人所引尤足資考證相法最古見於各史而並無宋時之書蓋術者匿而祕之以神其伎此書相人篇言之極詳且亦有韻必出古書矣虞侯是軍中官筌以永泰間撰此書蓋必奉主將之命搜討兵鈐戍之兵法傳於世六韜之外有孫吳司馬法而此爲唐將行用祕本規制悉備尤切於實用惟中載毘沙門天王事迹荒誕覓祭之㸦中唐時崇尚釋氏功令之謬要在節取之近時所出書古本或可增益中祕所未備不敢任其失墜故一一校錄俟他時薦呈　乙覽謹記於後嘉慶五年十月十一日

孫星衍書於無錫舟次

乾象通鑑跋

乾象通鑑一百卷宋李季撰卷後題河閒府免解進士李季奉聖旨其書以建炎四年奏上紹興元年命付太史即依經改正謂外見繫年要錄及王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亦載其目四庫全書未曾入錄按李季序稱天象時變臣已逆知於十五年前嘗以微言咨於故丞相李邦彥前北帥王安中云云則季爲北宋時人檢陸游老學菴筆記有前宣州通判李季善奏章爲泰會之設醮未知即其人否是書明抄本備具歷代占驗之學所載黃帝巫咸甘石京房郗萌等古書甚多並有在開元占經已外者實則增損楊維德等景祐乾象新書成之季序所稱早遇異人密傳與旨則欺人之言也玉海稱紹興三年詔知宋時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因

學記聞亦云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因知泰誓之言人之有技違之俾不通古今一轍是李季此書殆不行于南宋之世季或以明陰陽爲秦檜所忌後又入其牢籠至爲薦辭其書有所本固不以人廢言也天文之學有分天部轉算兩術之不同近之習西法者率不事仰觀轉斥占驗爲不可信至說日月食推測可知不爲灾異余在北部時有通西法者同僚嘗與辨論詰以人生死亦可推測而知將遭要亦不爲災異邪病自有時而愈病時不爲疾邪日月食何異於此其人語塞近時西法亦因予言改更其術故曰舊章不可亡也此本抄存家塾予不省占驗徒以中引古書可用

爲解經證據補注疏未備云

宋搨淳化閣帖跋

吾鄉秦文恭公蕙田所藏宋搨淳化閣帖每葉旁有張文敏公照題字或以示余索售重價因得見之核勘顧從義釋文及世間流傳上海顧氏各本不獨紙墨神采及游絲飛白處絕勝其第五卷倉頡等篆皆懸針文李斯篆𥊍字耕字筆畫亦大異卷末款識聖旨聖字比前二行畧升高此與今本顯然不同之處至各本闕字誤字此獨完備不誤第一卷唐太宗書卿所疾者卿字不闕第三卷劉瓌當作瓌之書秋末陽遠秋字獨全第四卷徐嶠之書動止安隱止字不誤作正第五卷隋僧智果書蔡邕書一條增減篆體志其名志字不誤作忠第六卷王羲之書伏想帖疾至篤篤字不模糊第七卷王羲之書省飛白乃致佳省字下半不闕此郡之弊自非常才所濟非字中筆尚全第九卷王

獻之書雖奉對帖方欲與姊姊字有直筆第十卷王獻之書鄱陽歸鄉帖饑饉饑字中無點凡此之屬不可悉數俱勝于顧從義所見潘華文顧孫氏諸家本儼與古唐帖及大觀十七帖相符古唐帥昇元帖與十七帖皆南唐時刻而大觀時出內府真迹重摹上石故與初搨淳化本同也惟此本第七卷王羲之書多出吾服食云云廿一字在愛爲上一條之上與十七帖同又重出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會違一條與淳化帖大異未知何故或因其紙似蟬翼搨言是紹興國學摹刻本考法帖譜系載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畧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本如其言則是板本而此本所有銀錠裂文一二處與顧從義所見

舊搨本同較爲細瘦又如第一卷東晉武帝書第二卷衛瓘書俱有石損文驗非木刻則不得謂之紹興摹本矣據顧從義所引泉州黔江臨江長沙潭本修內司本文字與此俱不同疑宋時最木本燬後或更以初搨佳本上石卽是此本然輟耕錄所載宋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與此又不同此帖要爲宋搨淳化佳本疑以傳疑俟博物者再爲考定可也

家文介公殿試卷書後

先文介公殿試一甲三名卷自公官禮部時取出藏於家者易代後失去家君始從鄉郡購得之前有朱題第一甲第三名字傳是御書後有朱印讀卷官銜名則與今制異卷內加朱圈讀卷之名義起於此奉命閱卷僅加句讀進御不敢專也文介公故以書名家此卷細瘦不作館閣字體間有脫字誤字當時不加指摘由以文義簡拔不苛細失也文中推陰陽以論文武之不可偏廢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比於賈董末以箴規進似逆知神宗之不振故諷以振無形之武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趙志皋張位陳于陛沈一貫四輔臣同年生時稱正士趙張疏救艾穆沈思孝諫奪情被謫者至是居正獲戾而趙張用矣文介公出其門海內有彙征之慶并不意他日之

捷以直聲著而卒不竟其用也公名愼行以萬歷甲午乙未聯登上第後百九十三年星衍以乾隆丙午丁未通籍登朝先後鄉會科同在午未年分自幸座主及讀卷師亦皆一時名德淸白之傳蓬麻之訓可以不至墜家聲而孤特達之遇聊書此以自勵云五世從孫星衍謹跋

題金陵陳氏祖象冊後

金陵陳氏以其先世遺象冊屬題凡十四人曰旭以升之字行宋太師丞相[illegible]國成肅公曰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入相曰澤言青苗法不便以京秩貶明州曰泌潤州僉判曰洙國子助教仁宗朝論建儲飲藥卒明無覬望曰良輔以助教改宣黃主簿曰泌乾道進士朝奉大夫福建提舉常平茶事賜紫金魚袋曰珏前明以醫徵入太醫院曰瑜洪武時進士刑部右侍郎曰愷贈湖廣黔陽縣知縣曰鍾能醫屬儒行曰鋼黔陽縣知縣曰鏡武昌判官有循聲後附立象及長沙通判陳公墓志及傳顧璘所著有文待詔徵明跋按跋言陳舊南藏先世遺象十三人今十四人後即舊南象也古者聖人絕地天通知鬼神情狀設尸而祭之其禮大率廢於嬴秦然削木祀貴帝模金鑄范蠡石室圖

孔子所傳甚古今孔子塑象據李仲旋碑自魏世已有之明之奸臣張璁以爲象飾類西域金人之教易聖象以木主當時不盡遵其法故所見山左江右僻邑尚有古象然則子孫之思先代非象無以交神明而文氏所云畫象之說不經見與程氏一毛一髮之論其違聖經立尸之義也陳氏今居金陵先世代有達人傳家淸白賴有此圖册以知梗概誠可謂數典不忘者矣家先世居定遠自燕山忠愍侯以佐明定海內子孫多析圭檐爵者至山西行太僕卿諱鑾及禮部尚書文介公諱愼行俱以文章淸節顯于毘陵今家藏列祖畫象不減陳氏他日擬導彙一册並記祖德大畧以示子孫云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冢見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明盧熊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墩雍永聲相近道遠未敢定之郡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爲虎邱吳王闔閭所葬孫子爲吳王將軍破楚故閶門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享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鄧椿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將爲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爲吳王客春秋既載子胥

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臏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郊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遂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墓豈稱東南士夫聲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爲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　國家令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艮炳皆遠祖孫子寻告刑部侍郎王昶爲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爲姓同時建議醵貲蘇州周太守鍔吳縣舒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實成此舉皆族人之好義者

列名碑石云銘曰

桓桓我祖傳此韜鈐信賞必罰不殘以嚴霸業入楚祈衛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煌煌名將之則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論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之死而不朽廢祀復舉武功右文吳都永垂潢池埽氛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人材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堯典契敷五教臯陶謨言勑我五典先儒訓典爲常班史之志藝文以五經配五常蓋有所受三代已來賢臣諄切告誡以稽古爲先則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曰與稽我古人之德周文公諡法解爾雅之篇作焉下逮春秋列國名臣俱能稱述訓典漢承秦滅學之後廣求遺書任用經術之士時則有以春秋折獄禹貢行河洪範明災異者大臣開閤延賓文學侍從之臣得與謀議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兩漢政治文學於斯爲盛魏晉已降經義棄於王肅卮言日出而清談廢事之俗成一變爲六朝駢儷之作隋制工商不得入仕始立進士科然以律賦試士未及振興古學至唐兼立明

經科其試進士以經策全通爲甲第又廣立書學試以說文字林并及石經其時在位通人皆能撰述朝章國典炳然可觀北宋慶歷時范文正及富鄭韓魏公相繼執政力復古學學者知守古注疏自劉敞王安石先後以新經義惑亂後進併改明經爲進士一科而北人之守詁訓者不能進用世日明經之科同于學究而已然有元皇慶時猶詔令易書詩禮三傳用宋注之外兼用古注疏至明永樂間胡廣等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學遂微自後掇科之士率皆勦說雷同習爲應舉之業漢唐傳注從是東之高閣我

國家

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試士以四書文主試之有學術者又擇五經文對策佳卷列爲高第進呈

乙覽

殿試專以對策詞館課以詞賦猶恐經學之不明旣開博學宏

詞之科又

特舉經學之儒授以館職時則有若毛氏奇齡朱氏彝尊胡氏

朏明顧氏棟高惠氏士奇諸人著作彬彬列於大雅矣阮芸臺

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

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已前經詁之會通及爲大司農來

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

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

經舍揭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

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

對以觀其識不用扃試糊名之法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

雖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為詁經精舍文集既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為比異時有令甲覓求經學之士或不至如劉歆所說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施之有政庶幾通達治體亦不至有不學無術變亂舊章之患歟則中丞之好士在一時而樹人在數十年之後吾知上舍諸君子亦必束修自好力求有用之學以為一代不可少之人撫部方敭歷中外建樹不止此少宼老矣星衍又早衰將屈指同舍生立功立言之効不獨拭目登科之錄也夫浙東西與吳俱為會稽郡延陵季子化行所及越紐識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勾踐子貢因為內外

傳記其風土或者謂此邦文物盛於南渡以後者殆不然也題名仿自漢碑陰至唐而名山公府登科集晏之地皆有記述之碣所以考賢否而厲顧名之士也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督學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詁之友與爲後世必有思撫部好賢之政而信吾文之不空作者

汪家禧 杭府　　范景福 杭府

陳文述 杭府原名文杰　　陳鴻壽 杭府

湯錫蕃 杭府　　殳文耀 杭府

陸堯春 杭府　　錢林 杭府原名福林

方觀旭 杭府　　朱上 杭府

童人傑 杭府　　胡敬 仁和

趙春沂 仁和　　金廷棟 仁和

孫同元 仁和
趙坦 仁和
蔣烱 仁和
李方湛 仁和
王述曾 仁和
吳成勲 仁和
周雲熾 仁和
宋咸熙 仁和
陳嵩慶 錢塘原名與存
吳文健 錢塘
王仁 錢塘
周誥 錢塘
馮廷華 錢塘
嚴杰 錢塘
吳引年 錢塘原名鄴
梁祖恩 錢塘
諸嘉樂 錢塘
吳克勤 錢塘
潘學敏 錢塘
姜遂登 錢塘
查揆 海寧
鍾大源 海寧
宋軾之 海寧
陳鱣 海寧

倪　綬 海寧　　謝　江 嘉府
金衍緒 嘉府　　丁子復 嘉府
胡金題 嘉府　　李富孫 嘉興
李遇孫 嘉興　　孫鳳起 嘉興
沈爾振 嘉善　　吳東發 海鹽
崔應榴 海鹽　　王　純 海鹽
吳曾貫 石門　　方廷瑚 石門
朱爲弼 平湖　　邵保初 湖府
周中孚 湖府　　張　鑑 烏程
胡　縉 烏程　　沈　宸 烏程
周聯奎 烏程　　施國祁 烏程
孫曾美 烏程　　丁授經 歸安

丁傳經歸安　楊鳳苞歸安
楊知新歸安　邵保和歸安
姚樟歸安　嚴元照歸安
徐養灝德清　徐養原德清
徐熊飛武康　張慧鄞縣
陶定山紹府　紀珩紹府
何蘭汀山陰　童璜山陰
顧廷綸會稽　何起瀛會稽
王衍梅會稽　周師濂會稽
劉九華會稽　汪繼培蕭山
王端履蕭山　徐鯤蕭山
傅學灝蕭山　周治平台府

洪頤煊臨海　洪震煊臨海
金鶚臨海　沈河斗臨海
施彬黄巖　張立本開化

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二人

邵志純仁和　葉之純仁和
黃楨仁和　間人經仁和
翁名濂仁和　陳甫仁和
龔凝祚仁和原名應　張迎煦仁和
李章典仁和　湯禮祥仁和
許乃濟仁和　許乃賡仁和
屠倬錢塘　林成棟錢唐
方懋嗣錢塘　方懋朝錢唐

姜　寧 錢塘　　陳文湛 錢唐
俞思謙 海寧　　楊秉初 海寧
沈毓蓀 海寧　　查一飛 海寧
王丹墀 海寧　　俞寶華 海寧
李　穀 嘉興　　戴光曾 嘉興
張廷濟 嘉興　　楊　蟠 嘉興
朱　芬 石門　　金以報 桐鄉
蔡鑾揚 桐鄉　　馮鳴盛 烏程
溫　純 烏程　　凌鳴喈 烏程
孫東暘 長興　　陳　斌 德清
郎遂鮮 安吉　　樞應心 孝豐
童　槐 鄞縣　　柯孝達 鄞縣

袁　鈞鄞縣　　鄭　勳慈谿
孫事倫奉化　　李巽占定海
王樹寶山陰　　王文潮山陰
沈王臣山陰　　車雲龍會稽原名同軌
胡開莅會稽原名任　　邵　騄會稽
言九經會稽　　吳大木餘姚
盧炳濤東陽　　徐大西東陽
杜立階東陽　　童琥起義烏
潘國詔永康　　陳舜咨永康
張汝房浦江　　鄭　灝西安
毛鳳五遂安　　汪文元開化
蔡國瑚青田　　姚治楙慶元

以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四人

王　瑜江蘇鎭洋　臧鏞堂江蘇武進

臧禮堂江蘇武進　方起謙安徽歙縣

何元錫錢唐　湯　燧仁和

以上篤逆經詁之友六人

平津館記

鬲津至平原曰平津經漢高城入海公孫丞相以此封焉予忝藩山左駐節安德地爲平原故郡當燕齊孔道通人過訪無虛日非有翹材之館也官貧兼負帑項布被脫粟非以爲詐也位業去古人遠甚射策甲科偶相似又不足述也所以名吾館者以識風土古迹後之士夫爲國樹人或有慕夫開閣之風也銘曰

九河故道　鬲曰平津　有懷公孫　約已樹人
臣門如水　常滿車軼　淸風在堂　金石聲出
舍此傳舍　名之强名　隨會可作　相如復生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

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

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

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

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

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馮生吳將武武生明明

生臏史記有傳自臏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口與齊同姓口別閻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臏字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忠字湛然二子豐盎盎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憑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屆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鸞顒鸞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吏部尚書爲侍中光

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爻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爻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云縣君爲侍中
邑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固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爻時未口繼室長沙人桓伯亭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口非所好而顧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爻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爻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爻悅

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厚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察與鮑勛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過勛邪行營壘閒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勛傳云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密表勛私解邕事

青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顗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見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邕不負死友殉以遺戮奉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爲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金印出土子孫同族因輯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明北平都指揮使孫公傳

侯諱泰字仲和先世濠州人父諱繼達明太祖克常州置毘陵翼爲行省都鎮撫奉命浚治城隍（見洪武實錄及聖政記）有功賜第居武進從祖諱興祖以佐命功官北平都督追元兵死事封燕山侯謚忠愍明洪武十三年聽文武官六十以上者致仕從征者許以子代侯父築城陝西工竣以涼州衛指揮同知召還侯因代爲涼州衛指揮僉事十四年十二月領兵追捕朶兒只巴獲搶驢參政留古萬同知土王哥同知脫禾帖木兒右丞乞荅台鎮撫不剌打兒知縣等賊六百四十餘名馬駝牛羊五千六百七十八隻十六年四月召侯赴京賜金龍緞一匹文幣二表裏青紵絲襖寶鈔二十錠靴一雙十七年七月賜誥命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九月率師剿逃北餘敵克之二

十年十一月率師征大寧府命侯駐望京寺山口守禦二十一年六月奉命統本衛軍往山西大同腦山等處巡哨二十四年四月率師攻哈梅里破其城殺死偽王孫哥失里等四百四十餘名及五百餘賊追斬偽王兀八剌失里等三名賊伏亦等一百餘人獲金印一銀印三馬駝一百五十餘匹二十五年奉命領民人佛家奴至西番詔諭沈滅亦失寧二千五百餘人來降二十六年予世襲誥命領軍征哨賽八罕逊里擒殺無算二十七年剿捕反賊千戶亦令真本獲人口馬匹尤衆二十九年率師征昔耳丁大獲全勝建文元年擢北平都指揮使是時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于燕惠帝倚任都督宋忠及侯與燕師故有是擢秋七月癸酉燕王舉兵內向宋忠退保懷來燕師陷薊州奪居庸關甲申以精兵直趨懷來侯先登鏖戰斬獲萬計軍

磐大振靖難兵擇善射者擐射之身中數矢裹血奮呼陷陳死
事事聞惠帝震悼追封廣威侯命立廟虛姑春秋致祀葬常州
芳茂山之麓萬歷三年勑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祀靖難時
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侯位第八十二明季追恤遜
國忠節復謚侯勇愍贈象山伯
國朝乾隆間建表忠祠于治城山南麓
高宗純皇帝特賜通謚烈愍焉侯生年歲數無考配吳氏祔葬
子一畧襲涼州衛指揮同知永樂初以奉革除削秩九年病卒
孫一昌十一年奉敕准復職方九歲以從祖剛代襲昌歸常州
生一子勳勳生五子世賢世良世美世德世英世賢生二子芝
芸俱無後世美生一子卿卿生一子秉絕世良生一子相相生
一子東絕世德生二子臣武俱絕世英無子侯凡傳七世絕

贊曰當燕王舉兵內向時北平守土諸臣或送款降附或望風奔竄有如我烈愍侯數人畢力遏禦安能有土崩之勢及宋忠統兵三萬不能撫馭給以燕府屠戮其家激使盡命詐旣不行卒有倒戈之變徒以一死塞責使我烈愍侯雖有先登陷陣之功王師不能復振豈不傷哉然侯死事廟食膺兩朝析圭之典易世之後猶蒙　加謚懷忠守義之士亦何憾焉星衍爲侯從曾孫傷侯之死忠無後爲立廟祀並取明史及家乘爲之傳其戰功則見明參議黃金作傳可補正史缺畧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傳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先世諸城人遠祖貴遷新城高祖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曾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戶部左侍郎贈尚書祖象晉萬歷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撰羣芳譜父與敕

國朝順治元年選拔貢生贈資政大夫士禎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草書工屬對順治十二年成進士十六年選授揚州府推官値使者至江寧治海寇之獄羅織甚衆士禎保全善類多所存活坐其誣告者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孥株連至親族士禎閔其無辜莫救代輸之請巡撫具疏免其餘出罪人于庭皆泣拜去比受代門無私謁康熙三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士禎至江

南所至登臨山水名勝必有題詠或爲遊記集諸名士唱和而公事不廢東南傳爲盛事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榷清江浦關務革除弊規轉戶部福建司郎中丁母艱起復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

諭以王士禎詩文兼優改翰林院侍讀纂修明史時舉博學鴻詞科士禎力言湯宗伯斌于魏侍郎象樞得與疏薦後爲名臣一時服其知人旋遷國子監祭酒疏言漢唐已來以太牢祀孔子加王號尊以八佾十二籩豆至明張孚敬改爲中祀失歷代尊崇道德有加無已之意按禮祭從生者天子祀其師當用天子禮樂又疏請正從祀諸賢位號言宋代周敦頤等六子改稱先賢位諸漢唐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又請增從祀諸儒謂

田何當漢初受易兩體有功聖學宜增祀鄭康成注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自唐宋已來從祀至張孚敬改祀于鄉宜復祀其後鄭氏竟得復祀由士禎言也時論以爲不負成均之職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丁父艱起復二十九年補原官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旋擢兵部右侍郎調戶部轉左侍郎時開納粟例有因之爲利者士禎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以遠嫌督理錢法革除樣錢弊規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南書房時議裁冗員九卿欲裁御史員額士禎持議不可因言明南北兩臺設御史百二十員今留二十四員止存五之一又裁巡按一官今御史內則巡視五城登聞鼓外則茶鹽諸差不足尚欲疏請增之何可減也且言官爲朝廷耳目不得謂之冗員時漢御史以是得不裁三十八年遷刑部尚書有救父殺

人獄秋讞以金刃入情實士禎奏言嘗論救父情節不當以挺
刃定輕重得
旨改緩決其他爭議更正大獄矜恤無算四十三年以失出罷
四十九年
上念舊臣命復職五十年卒于里第得年七十有八士禎與修
國史明史熟悉朝章國典屢與同考典試及爲總裁俱稱得士
宏奬風流說士常不去口所爲詩力追漢魏唐人風格古文雅
正得體與朱檢討彝尊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云所著詩文集諡
法考浯溪考及筆記奉使紀遊各集選唐人詩諸書凡三十餘
種刊行于世

清故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還仁和隆生紹武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景雲南安寧州知州景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絶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四十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擬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

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鈎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

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旣家居奉親
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
殆徧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户不求古經義好
辯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尚書不
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
而巵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出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
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
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
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
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
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删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
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大

輯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删漏畧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難者必燕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殁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詁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

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費
省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
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
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
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
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中世文猶在茲乎

江聲傳

江聲字叔澐號艮庭江蘇元和人淡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奠自休寧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淅祖文樾父黔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傅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爲治業既析關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製藥餌至自滌槭窬視溲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既孤困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尚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

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
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别梅氏所上二十八篇
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
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
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已見而爲之疏以明其
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
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
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
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
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坫題之予亦推其說以爲爾雅肇祖
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

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嗌也咽嗌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即建類一首也戴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錢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錢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槀本付之時王侍郎昶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錢督部延致家塾校書錢爲刊釋名爲之疏證以篆書付刊錢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不肎用俗字其寫尚書灋水字稜字不在說文灋据淮南作灋稜据爾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

又為論語質三卷俱未脫稾而遘老疾矣　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為京外官者阮撫部與于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肯應命費撫部淳及方伯卒以徵君應聘　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頲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為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據經子古書以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諸書為之札記考証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顧氏炎武後有惠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以嘉慶四年九月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淳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先歿歲時祭奠拭桮棬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

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即時更正嘗以歲差絀尚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絀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鑿枘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尚書考靈燿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儀行頷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絹寄聲累書千言郄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恒星說及艮庭小慧各一卷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

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廩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嘗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蓋少見多怪耳
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旣久忘其本眞漢人猶見
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証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
書漆簡之遺迹猶有什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訾之何必
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晉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
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証吾言之不誣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管

公幹貞行狀

公姓管氏名幹貞字陽夫一字松厓先世家濠州南宋時遷武進六世祖賜春明禮部侍郎曾祖淑祖棟父景賢贈如子孫官幹貞在母七月而生僉憂不育父聞啼聲喜其氣足曰善撫可鞠也五歲喪父母史氏嘗手錄鑑略課之年十一能屬文中乾隆己卯科舉人丙戌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國史任撰文甲午科分校順天鄉試乙卯科分校會試丁酉科典試貴州旋充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詗京畿道御史謝絕勢要請託劾左翼稅局濫罰牲隻又劾副指揮馬爲玘改供縱犯革除胥役積弊後四年奉　命視漕天津北河挾沙流行向多淺阻武清縣楊村以僱船撥運累

民有數歲不得釋至拆板者又山東閘外糧艘有無升無丁者奏請添設剝船及自備船如所請行是秋轉掌京畿道復巡視西城大學士九卿科道會議秋讞公議由情實改緩由緩改矜者甚多皆中窾要某大僚後院廄有輿夫聚賭爲盜窟者或控其魁馬坤坤囘人巨猾而富飭屬出不意擒之詰旦坐城械諸市勢要屬托者不及其冬奏命巡視南漕旋遷戶科給事中時山東江南久旱雖大挑運道而漕艘仍阻公因奏請令地方官疏浚支河濟運並言宿遷竹絡壩不必分黃入運使黃河全力下注不致停沙得旨諭令山東江南河臣疏通水泉無虧分黃濟運使兩有裨益使還面奏駱馬湖當浚事宜略言山東蒙山雨水下注沂河至邳州城北支分爲三幷入駱馬湖出土下閘壩濟運如蓄水入湖迴黃林莊及邳宿上下水淺可

以開涵洞及各壩濟運水小堵壩水大則開壩瀉入六塘歸海水旱皆可利濟得 旨議行九月奉 命仍視南漕五十一年遷鴻臚寺少卿旋遷通政司參議其秋奉 命協理漕運總督事務仍兼巡視南漕明年遷光祿寺卿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文淵閣直閣事又明年夏 命赴山東協辦漕運總督事遷工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其冬奉 命赴山東兗州讞獄五十四年充會試總裁官 命赴直隸查勘旗地六月補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明年就覲 行在賜孔雀花翎黃馬褂嘉慶元年預千叟宴公任漕督七載隨時陳奏調劑事宜如江西各幫行月糧每石折銀七錢不敷米價之半又各丁有積年分攤截留交卸借墊之項困累幾不能出運者爲籌減通省浮款酌

添旗丁行月糧復請將各借墊併爲一款再分十年攤還又請仍留直隸藩庫借銀十萬兩先期交長蘆鹽政易買鹽錢文濟墊楊村各帮船撥價再於各丁名下分十年扣繳解還直隸歸款又奏蘇州太倉重運二十一帮押運丞倅請照江南通省水次兌運之例不得到淮更換改派又奏將豫省豁免緩徵停運減存之船就近赴山東受僱撥運又各帮水手縴夫行竊累丁請責成船戶保賃並得 旨俞獎先是各省兌糧延至春初離次既遲弁丁需索州縣私帶貨物沿途逗遛至秋水淺及河漫之年回空船有在北河守凍不歸次者公嚴飭弁丁先期修艌受兌以復冬兌冬開舊制舟過淮關盤驗向多守候公督運無弊乃使迎前投報無敢留難每年帮弁出運兼公簽派苞苴不入罷撤沿途漕委各員以省擾累重運北行則策馬登岸督

催雖風雨不避或止宿行帳徵弁出力親加犒勞嚴懲其不用
命者故七年中糧艘北上及歸次未嘗逾限蓋歸次早則漕卒
省費漕卒船戶無苦累則需索偷盜之弊自絕當時議其苛急
知者以爲官丁交便數十年來漕督之有清操而又能實力調
劑者惟淸江楊錫紱與公而已　高宗皇帝召見時亦以此
言　獎諭云五十八年春因病奏請開缺有　旨命總督
書麟公就近兼攝會奏令甲江浙白糧全運京倉未議運費浙
江運丁巳將餘米交坐糧廳經紀代運公以江南餘米較少執
議不行被議降級旋奉　旨革職公蒞瘁公事彈擊勢要不
避嫌怨嘗因公劾罷權使時有排擠之者事祕不可知罷官後
困居京師僦居閔忠寺杜門謝絕賓客人事寫書日數千字居
二年餘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著有書經

一隅易經一隅詩經一隅周禮一隅規左一隅明史志說文考異黃門家說義玉書延陵志餘文集詩集詩餘偶存諸書若干卷又選刻舊雨集並藏於家公少賤孤露能儉約無所耆好在官案牘皆自裁決不延幕僚署中老吏俱慴服屏絕私謁死之日家無餘貲時論賢之子適安適儀適彝公於星衍爲從外祖又同里前輩因狀其大概如此謹狀

大清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行狀

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寧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考賢妣王氏何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日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辛巳

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郟縣知縣越四年丁母艱回籍以貲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己奉公今世有以饋貽遷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

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　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十四年選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到任以能調鎮安府撫輯夷民甚有威惠五十一年擢四川永寧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俗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搉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撿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固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　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托所不到尋調江寧布政使嘉慶元年八月到官值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官助貲開浚引河且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　盛世事即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朘民也其事乃已今　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

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閩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委以購秫僱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隄濬河悉徼費以屬河員無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專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察陳不知其審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即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既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

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里應　勅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籽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寧之効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鄉之中計戸分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戸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乖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懈弛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政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在宋許洞虎

鈐經其言簡明顧中體要懇須發筆悉講求諳練凡所論奏或蒙　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　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　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　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入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江南大吏某以廉潔自詡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擁蔽胥吏之獘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即舉實事以對大吏故賢者不以公語爲憎謚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多用恂愊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資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費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欠漸清惟其外任既久知吏獘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

到官値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竄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塲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絜已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已惟以普洱茶賫檳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于致球璧也七年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米穀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使致輟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

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既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踴富賈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　上批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即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于撫署正寢官所惟恃妾二人僕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贈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撿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俞早卒以次子馮翼爲之嗣弟曰熾早卒迎養其孀撫敎其子撫喜爲學附生以貲爲知縣命弟曰源投効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

指千數雍雍如也篤于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為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為一册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企慕輒移日焉先是

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為申報公以為　國家與數不當壅于

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與素有名之士善接慕僚諮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舞弊蓋以誠實待人未嘗察察為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次馮翼監生

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為政一二因為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陽湖族弟星衍謹狀

清故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荆公行狀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之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逃南食粵鹽粵商人楚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却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秦准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

是年州境大祲餓莩狼藉於道公碾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爨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奸又以粟給其癃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贍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偕其兄往奪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貲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寧夏府同知會人
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目劉曾巡撫湖南習知
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書旁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溉制府舉公端方謹慎卓薦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陋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

道事榷稅羸餘存公不以入已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
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輿
朱公以卓薦保公入　覲　高宗純皇帝有開汝作好
官之諭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　簡授山東登萊青道嘉慶
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塞河豐工
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清爲已任
薦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劾其不飭者二年擢山東按察
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存留俸薪儀從郵驛
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挪久之解
有浮費發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襍教官不能得俸其
驛傳領于臬司不絜者或苛駁案牘因爲饋餉郵政廢弛日甚
公　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

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奏　旨補摺郎銜　俞允施行天下
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清名荷知遇不三年自
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屬州縣虧
帑代任時以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可觸手猶以
重值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斥賣償帑負而徵其不
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　主知不敢避嫌怨也又言
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獎政
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盡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
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寧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
任奉　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　諭令解
任後或回本籍或即在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備用十一月
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于廨舍春秋七十有二臨

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覩印封吾幸受
重恩積養廉數千兩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斂賻
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違吾言言訖氣絕
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淸名驕人性
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卒與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
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命師友督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
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親往瞰奠居恆好閱書傳格
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
時有　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憂之曰事上如此何
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東設燕告人曰此
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愼之其後大僚果以佞
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共公卻契最深及丁

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溯見公行事畧因行述
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楨澤構孫三
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構生次玟次焜俱澤楨生山東督糧道
孫星衍撰狀

候補部郎山東濟南府知府徐君大榕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暢菴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世祖爽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材贈兵備道父瓚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統兵征金川失事瓚守糧餉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子蔭襲瓚生君性開敏少善爲文工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學于武升遂入都以辛卯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用主事補戶部浙江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簽安尋調濟南府請改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五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李素操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强項不投權要嘗戶

部故大學士伯和珅以好惡進退僚屬時爭趨附君爭議侃侃
不為屈以唾濺其面和拭而聽之曰徐君真率乃如是卒不能
沒其才舉京察一等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
吏治士民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
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吏藏淨言
反以案不實奏劾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以切直忤僚友多媒
孽拘苦之在獄縶縲絏梏其手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
執筆為詩恬熙自若守者憐乃劾牘具冤狀付從子走訴刑部
有　旨命胡尚書季堂案治其事質逆子于庭辭未伏承出
怨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且復原
官　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為賢明守仰冤眾心
共服也守泰安時治移屍誣賴案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縊殺

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學生某以盜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
君發棺視屍得勒斃狀鞫訊盡伏出某生于獄時稱神君及調
首府尤銳意平反聲譽大起外臺廉使鞫囚率据守令爰書問
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呼寃堂下輒付首府按治或以原問官
屬托掠治囚以附已成獄或承上官意故反其事以罔賄遺君
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怨不聽囑托遇不平事恆稱以官狥之
牧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因自
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于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
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于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鉤距之術
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爲神明
同按獄者亦斂手無置喙處自以爲遠不及也俸滿入 覲
高宗皇帝侚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

與爾爲難矣記名遷擢有日不恍者乘君未回任撫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假歸逾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既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于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藉或混迹市井鬬蟋蟀賭錐刀之利論說時務義形于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輒過存之君面質其短長于事頗有救正及病困猶語所知曰 今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 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君素邃觀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堂疏池疊石費千金或以贖屋爲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尚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屠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別高下于胸中其致如此所爲詩直抒胷臆字學顏褚自以爲一代絕手也子維寧早卒次維賢世襲恩騎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幹

贊曰予官東方聞徐守大榕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强項不諧于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衆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歟及徐君與予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爲傳未果因爲撰次粥畧以示挂劍之意云

清故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福建連江縣知縣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王藪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王氏諱光燮號藪山曾祖之任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篆與偁壽平齋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竇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即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克子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已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耆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

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若己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囚至其人年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貰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舟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讞決咸當其理欲白臺省右遷會坐博羅鄧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雞澤令明年

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借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澮每舟出或經行堤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滏灌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

年　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堤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濠道
曲水不能達先生鑿堤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閘時啟閉
瀦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堤種柳千株
濠中植芙蕖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雞澤害圮鄭
歷南縱横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閭東柳柏枝
諸莊歷歷見水中秋乃涸種麥號一水一麥鄉先生會河畔召
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
命先生至建書院廨東鳳起山下每閒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
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
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
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盛衣冠坐赤日
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得越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

東門龍王廟叩頭額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擬擢大輿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聞先生還旦明先生出閣門民老小遮道泣留挽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巵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雞澤人列上先生于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郡兵嘗出臨洺關雞澤餽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還民馬牧城中吏緣爲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釐無敢侵犯邯鄲廄騎請邊假縣中馬鄉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邯鄲中先生具爲屈處取貸富人馬至十假一啇官舍園中縣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隸從數騎吏縣宿南關

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即有不遂輒怒駡毀器物先生以私秩償民舍數間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坡西商梁借驪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溢河運八萬過郡縣爲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爲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即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爲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涕豈可復面目對天下邪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歎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攺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從母求貲不遂擊逐行聘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萃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囑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傳英珠罪先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延中何即

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縱觀皆歎息廣豐徐氏兄弟爲仇抵先生雪其罪爲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悱爲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貧者輒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裘服適其數以緩民追捕闘民俗多溺女出教嚴諭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不法餘皆慴服歲饑舉平糶法市賈不得騰涌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生案檄至鄰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囚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日中會論夜中未决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前略問狀卽論杖笞有差立具獄稿俄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卽夜報府免數十人邑民牛兒少時盜人物後爲贅婿勸夫耕田學豎法十餘年牛舅犯贓掠死南豐獄往候執牛進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歷覽所考

無臧處自言久爲婦諫止先生曰牛前犯臧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邪令吏捕賊果廉得乃釋牛縣故山寇民爭山及墳壟或趣守山上下砲石投人吏不敢收捕匿巢益多會大府行部先生言官山無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即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懇升科以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母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館往閩省海洋羣聚爲盜刦商舟乘以行刦又掠販者五人販者盡納貲免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縣五人適歸行捕識舟執販榜掠無完者强服先生鞫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嘗宿者証之冤竟白閩每獄盜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官舍前無罪繫者

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遂江關前令虧帑因稱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爲上官挾制何能復自爲政邪先生素善子平術常言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辭軍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壘長違首丘之義遂辭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肯爲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能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爲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爲人樸介而貞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爲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燕集時脫帽露頂雖嘗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謹下士每貧士倣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怠人雖出肝膽周旋曲周瀟某病辭去

依先生於雞澤屬死事尋卒先生爲大小斂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急可恃類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寢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琮己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寶雲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琪早卒次育瑞次育珣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裕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卽適星衍次適府庠生劉楨之孫男成錦成鑰成鉽成鑑成鈞成鏞孫女二人星衍辱在甥館故得書聞見之實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爲謹狀

此文爲先生子育琮作托名星衍旣已行世文甚古雅因刪改存之

清故承德郎陝西漢陰通判署乾州知州葉刺史墓誌銘

予與葉文學枚同僑居金陵君弟槐以死事陝西 賜贈蔭屬予爲傳時負米往還江浙未有以應久之君父刺史又卒官復持家狀乞志墓雖不文不可辭按狀君姓葉名文麟字聖植號星槎先世祖某隨宋南渡居浙東若邪邨遂爲會稽人父某移家錢塘生三子君最長少穎異善讀書工楷法入都以兵部則例館議敘選授江蘇呂城司巡檢會巡撫陳文恭公宏謀過境有夫役凌人於途君縛而杖之巡撫目爲強項吏旋以獲盜十七案申部記功丁母艱歸浙江乾隆□□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督撫奏留君檄濬三江口水利相度地勢凡不便民者悉請大府改道服闋由嘉定南翔司巡檢調淮安稅大使卓異加一級淮安城外市河久淤君創議請依五里津帖之例挑濬

不動帑而工速成民田資其灌溉會河漫入淮君悉心賑給嚴
懲竊盜民以安業以父年八十有八捐擢府通判博捧檄之寧
旋丁父艱歸葬浙中服闋分發安徽奏留江南署江寧北捕通
判修治　　行宮及諸名勝獨以節省浮糜稱予加級是年題
署淮安通判議濬城河建滾水壩開文渠溝修橋梁道路安東
縣以民便河爲壑大河既淤縣即受水君以疏濬請於守出良
田億萬餘畝驅艘往來尤便之桃源縣知縣以徵稭料涉訟君
攝縣平其事總督莅淮饑民索食甚衆勢洶洶以君得民心檄
攝山陽縣議調濟君請郡守升堂曉諭之衆乃安帖因議賑粥
出貲五百兩與邑人立條約收放民皆樂輸復以其有餘散錢
米全活甚衆補徐州府通判署江寧南捕通判復辦　　巡
幸工程賜大緞荷包旋署江寧府江防同知調攝通州直隸州

知州沿海有放火搶刼積案沙地千餘人訟莫決君廉得起釁始末畀其土豪之爭地者案遂結州治十月不雨前官未報災倉儲復不足君曰吾先宰山陽亦如是因謀之衆衆知君公廉相率出錢賑粥君請運穀萬斛由海道購薪葦數百艘令分路開倉日賑人二萬餘最後發倉平糶三月民既穌時又患疫傳染殆遍君爲文牒神驅除癘疫之厲病者多愈期年受代攀轅泣送者百五六十里時巡撫某與君不相得因移前數任公過劾君降級君回浙省墓置祭田令昆弟守之搆別墅於金陵寓其孥時蒔花種竹脩然自得會大學士總督孫文靖公士毅訪公坐誤事不實遂入　告起官降選陝西布政司經歷權孝義川撫民同知孝義川在終南要隘之處設官未久流民爭據曠土開懇不熟時輙相侵奪君勘定界址議六年已丙勿更佃勿加

租限滿聽田主自便申上大府並飭五狠㠣鎭安縣一帶仿行之數歲德造生祠君爲改祀先賢之有功德者六十年川匪擾及關中君嚴立保甲團練鄉勇隨提帥勦賊於興安雪夜襲破賊營事聞蒙　御筆記注今　上紀元之明年補授與安府通判兼攝孝義川同知事賊據鎭安縣光頭山君往斷其糧道賊惶遽夜遁二年賊復擾至孝義時官兵甚少環山無城君設樓櫓拒之會仲子槐以縣丞効力軍營自大營帶兵入援夾擊破賊事聞得　旨嘉奬其後二年槐以奉檄赴洋縣防堵遇賊力戰死事君兩攝富平縣值軍書旁午馬上治公牘盡瘁民事創南湖書院延名師課士捐置膏火士多獲售民有女爲妖所嬲爲牒城隍神病以愈因聽民作新廟君以餘力修補破敗休息敎化一時望君如歲焉臨潼旱災民苦差徭罷市値

官兵過境大吏惶急以君往莅事下車即獲盜雨爲草除歲賞
撫輯回民邑人按堵尋署乾州直隸州知州臨潼士民詣方伯
乞留乾州人爭曰奈何奪我公其得民如此州驛馬不足常貸
之民間君自捐買馬補之歲需芻豆購以時價民不苦擾以勦
賊時墜馬傷疾作卒於嘉慶七年四月戊午春秋七十有五君
篤於親故以餘祿周恤貧急或爲婚葬教督其子弟持家有善
政好撰集格言以勸世妻鄭宜人先君十三卒事舅姑至孝方
淮安城爲巨浸時宜人居高樓樓下水激牆崩民或具舟載宜
人宜人計一身渡無復以舟濟鄉人者乃命舟具載鄰人畢始
登舟雖倉卒不忘仁恕如此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厚子三人長
枚　欽天監肄業國子生次槐縣丞贈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
祠次梅候選知縣女子子四人孫三人長義福襲雲騎尉次養

孫養壽銘曰
君諱書臨鍾王君作吏模範貴理溝洫發囷倉德綏黎威伏羌
凉厥躬蘇民殃妻臨難爲貞姜子執戈成國殤官未達民之望
死不朽葬者藏銘樂石同旂常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考

孔子題吳季子墓字見於唐大歷十四年蕭定刻石稱開元中元宗勑殷仲容摸搨之本文云於虖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又見汝閣絳帖字蹟縮小文亦不同然皆在此刻之後余考春秋時孔子未嘗至吳而至齊觀嬴博之葬細繹𦵏字亦當爲葬字恐是孔子題季札子墓文後人摹而刻諸吳地者也藝文類聚載宋范泰吳季子札贊云嬴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是言孔子戾止在嬴博作名者銘字古不从金此稱孔子題字之始則晉宋人已盛傳之碑文𦵏字汗簡引作𦵏音墓云孔子題季子墓文郭忠恕所見亦是唐摹本已與蕭定石刻不同蓋緣碑本漫摩滤傳摹者不能無舛耳予按𦵏字實當爲𦵏从古文死在茻間下省一屮汗簡以𠒆爲石經死字而葬作𦵏知

卽亡之誤入卽尸下人也則孔子所題應是觀葬嬴博時書此文以歎美之其爲先聖手蹟非妄傳也考泰安府萊蕪縣西北三十里有季札子墓卽水經汶水注所引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漢末泰高令所立者今亦不可訪求矣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二引史記泰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既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陵季子之墓今史記注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陽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無寰宇記所引孔子過之題墓之語豈李昉增其文與後人引唐張說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以證題字又在范泰之後今蕭定刻石在丹徒之九里鎮季子廟前又非暨陽暨陽爲今江陰之申港有季子墓反無唐人鐫刻可知此刻輾展流傳自齊至吳誤葬爲墓以題季札子墓爲題札墓篆跡至數千年無

人能發其覆或羸博問題石復出始證吾言之不誣耳明趙崡石墨鐫華以范泰贊屬之陶潛蓋因藝文類聚與陶潛贊相連致誤陶集無此文明人之不精核類此

贈薛公冉子仲子墓碑

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墓前有祠其傳創自宋元自明景泰天順以來歷世修葺碑碣具存其墓之在縣載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甚著後世忽指曹縣之冉堌當之冉堌實穰侯魏冉之墓見於水經注何得以僞亂眞使者奉命叅藩山左下車之始卽以崇禮先賢振厲風俗爲輶軒應問之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平約士民等以田貲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載於史記而見於鄭康成論語注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旣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所本未敢

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虓虓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從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尚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璁逞其私議例其禮秩今彖飾端冕猶存不予璁之矯誣改制也　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岐說所誤乎後有稽者其鑒於斯銘曰

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騂非尊用同且角使可南面弓雄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璐偕肩

古有族葬東平非近冠氏有冢云胡適胥採樵既禁崇祠在茲
祀典有舉神無不之嘉慶十年五月刻石

釋方

有信地圓之法云凡物形皆圓人身體皆圓無所謂方者即云足方象地及草木中間有方質者如益母方竹之類形亦未嘗不圓是地圓之說可以驗人物而信之也余曰不然在天成象若北斗衡三星象規魁四星象矩斗爲帝車故後人法衡以制輪法魁以制軫此象之著於天者也易言直方又言其動方書言海隅禮以方祀祀地海外經言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及東南陬以西云云隅陬皆方也淮南天文訓言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繩在四隅則爲方四鉤四維亦爲方此方之見於書傳者也其在人也齒圓而牙方其顯然也足下不方不能立並而成方陰數岐象有餘以九數

加十二明堂之基法之且不讀禮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乎周則爲圓如人之背節股外髀手足指節也折則爲方如人之坐屈體屈手足及指背折成方也今徒見其屈體屈手足之外而不察其內是知周旋而不知折旋也又不讀周髀家言乎周髀者髀股外也故旋則爲周圓象也勾股者股內也勾則爲折方象也大戴禮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爲行道周旋中規卽天道曰圓折旋中矩卽地道曰方也故曰道行於天則圓晷影經於地則直直則方歲星與太歲亦同矣文子曰大圓不中規大方不中矩方亦不必有四角故曾子又有四角不揜之言周髀云地如覆槃古禮器簠方簋圓簠形亦橢方而四角不出此其遺象矣六方而模稜君子惡之故聖人有不觚之歎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杪以求天地之差

忒則小過足以累賢才吾惟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孔子云
琢一隅書傳足以釋方者多不備錄云

夏正加時考

夏正用寅不獨年月加時當起於寅六月亦用甲寅爲始尚書大傳曰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故禮記大傳改正朔孔氏正義云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據此是周之夜半爲子時殷之雞一鳴爲丑時夏之平旦則寅時矣史記歷書云歷正作於孟春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張守節正義云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又云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如張所言是分日以丑寅不以亥子之証又徵之范甯注莊十八年日夜食傳以爲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屬前月之晦云云日始出而虧傷未復古以夜食爲前月之晦日是旦明爲月朔又徵之隋

薛道衡歲窮應教詩曰故年隨夜盡初春逐曉生又唐太宗守歲詩曰冬盡今宵促筵開明日長是隋唐已來俱以加寅爲一日之始未有起於子者旣用夏正則用其平旦爲朔也唐曆志云李淳風上言古曆分起於子蓋爲漢時冬至言之卽泰初元年夜半朔旦冬至之說也其時改曆建亥爲建子故以子爲朔旦唐會要引李淳風言又作古曆分不起於子未知何以互異今世人以夏時年月建寅推測人命而加時則起於子將以昨日干支誤入今日者且有以去年入新年者宜多舛錯不驗矣知六甲亦用甲寅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天一凡十二紀千五百二十歲方終日月星辰復始此據開元占經補脫字此蓋甲寅元曆法命曆序所云顓

頊設元歲在甲寅是也宋書律歷志祖沖之引洪範傳亦云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乙巳然則漢泰初元年太歲在丙子冬至既交則爲丁丑其七曜會聚得本星度如顓頊甲寅年之元耳司馬貞注史記歷術甲子篇不明此義乃據此以爲甲寅歲不知其文追敘顓頊上元之歲也歷元至四千六百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然此一元中亦自有元據淮南則七十六歲爲一元一千五百二十歲又爲一元不必至四千六百餘年也列代史家推元亦多有七曜會聚之時然則今人推唐堯時中星差度已歷後世無餘分之元不知凡幾歲差之說不可信明矣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及疏說公羊之義皆不了使後人轉就爲迂怪考魯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故稱文王以紀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四十二年甲寅則四十六年當是戊午魯隱公元年則己未也詩文王疏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疏又云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維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徧校諸書

則無五字也蓋孔氏此疏證之史記年表知年表最上格所記
甲子起於共和庚申即是三統術或以爲徐廣所增未必然也
隱公元年適得周王受命改元之歲故因以爲作春秋之始論
語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即謂春秋也若以尊周室何
以不托始於平王明正統何以不托始於武王蓋稱魯隱之元
年非王號不足以尊周稱平王之元不起隱元不足以發端魯
史因舉周魯適符之歲以紀年托始耳注言春秋託新王受命
於魯者何氏深明緯候豈不知魯隱之元與文王同歲所稱新
王亦即謂文王受命徐彥未能釋其意與

周公不誅管蔡論

書序者孔子所作也吾讀書序而知周公之不忍自誅管蔡也書序之言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云三監者即管蔡流言而畔也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云成王殺武庚尚書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是祿父之殺周公輔成王爲之故言周公黜殷其時並無誅管蔡之文也書序次言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明周公已在東土殺武庚而辟管叔之流言也不殺武庚則國危不辟居東土則無以明志祿父既死或管蔡因周公去而流言止不至畔君危身則保全者大故墨子云周公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越絕云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論衡云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此皆本

之先秦書傳故不謀同詞有周公出辟之說季札見歌豳以爲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季子讀豳詩而知其樂是其詩必不作于兵所明也故金縢之文云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魯世家釋其文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明祿父死周公方可以去魯世家亦有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之文鄭氏釋詩公孫碩膚爲遜辟是周公有辟居之事審也若周本紀述歸禾不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兵所二字書序所無史增其詞或方伯述職亦得有兵如越絕所稱巡狩於邊乎書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在周公既得命禾作嘉禾之下明伐管蔡者成王非周公之志也是時周公在東土周本紀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故金縢之文言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也罪人謂管蔡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以爲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東山之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云徂東山明辟去而非從征也又言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以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則周公在外聞管蔡死而悲之王雖得罪人公則痛骨肉之罹禍也周頌序言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成王除喪仍同喪稱且有嬛嬛在疚之言明周公此時辟居未反也或曰破斧之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詩序以爲惡四國此則周公征伐四國矣按書序言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次在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是周公歸朝反政後數年之事大傳記流言不利孺子起于管叔而奄君導祿父及三監反是祿父之畔奄君導之周公始誅祿父不誅管蔡

者不忍殘其骨肉也成王繼伐管蔡不及奄君者不欲株連黨與也久之必奄君不自安而畔周公又從王東征遂有破斧缺斨之作後人以東征爲居東征淮夷爲征管蔡故有異說耳今金縢秋大熟未穫已下蓋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于金縢以其文有以啟金縢之書而誤也魯世家載此文于周公既卒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郎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正謂此事矣故秦蒙恬及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公死後不一而足也伏生所藏之書出于屋壁者僅廿九篇魯壁古文後出又無師說秦隸既行之後漢人已不能盡識其文賴孔安國以今文讀

其大半夏侯歐陽親受學于伏生以所聞而稱之說載在尚書大傳又爲宋人毀棄無全文是以前代說金縢與義最多譌周亦云失其本末余則以爲周公不誅管蔡見于經文歷有徵驗惜後人不暇比事而稽之天倫至重象之殺舜舜見象忸怩則貰舊而誠信之封之有庳豈周公旣殺祿父以安國家而必欲報管蔡流言之怨上媿虞舜下慙夷齊不損聖人之盛德乎自有周公誅管蔡之文爲自殘骨肉者之所藉口後世令主甚至有元武門射兄殺弟之事故世道人心之患由于史學之不明經義之不貫考古者可不慎言歟

踐奄異說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次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

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于此未聞豳譜正義引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輯尚書大傳者以為本文疑書傳所云與史記不合史記周本紀載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之後封衛康叔及受禾東土次作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王在豐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據二書之文則周公營成周在七年致政之後與詩疏引書傳攝政五年營成周者殊異史記東伐淮夷殘奄在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明書序次踐奄于君奭之後並非錯簡蓋奄君薄姑祿父以畔周公止誅祿父及居東後成王又誅管蔡俱未問罪于奄奄君數年之後不自安而畔周成王乃往伐之鄭氏疑書序編爲之誤蓋未考之史記矣鄭氏注金縢云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是以作誥爲在反政之前與古義俱不合史公所用多今文尚書兼采孔安國古文說孔氏古文說又與賈逵古文家言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時周頌雝疏云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禪周公避流言而出鄭氏注金縢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豳風疏亦云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致

疑應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此言似得之周公辟居後作詩七月東山成王有歸禾之事不應在武王喪期以內是攝政後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後反又二年而致政成王故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踐奄雖無年數可考其在七年反政之後見于傳記甚明不得因居攝三年踐奄之說以爲書序有錯簡也